

配、辨別、區劃一半或部分以及作量詞。讀 $fən^6$ 時可解作職分、整體中的一部。「份」字的衍生是因為「分」有兩讀，而兩讀意義上有區別，所以在一些讀 $fən^6$ 的場合加上人旁，以別於讀作 $fən^1$ 的「分」。

那麼「份」字是甚麼時候衍生出來的呢？有人認為「份」字遠在先秦已經出現。因為《論語》裏的「文質彬彬」有別本寫作「文質份份」。但這個「份」字只能算是「彬」字的借字，與現代常用的「部份」的「份」字不只意義無關，而且應該讀作「彬 ben^1 」音。現代的「份」字大概相當晚出，1915年出版的《中華大字典》有這樣的記載：「份，文質備也，彬古文，見《說文》。俗以為分子之分，若干分作若干份。」正式認可了「份」字在解作「若干分」時可以寫作「份」。後來的修訂本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也指出在作「整體中的一部分」時，「分」「份」可通用。1971年出版的《新華字典》修訂本上進一步規定「分」字在作「屬於一定階級、階層、集團或具有某種特徵的人」時，「分」、「份」也可通用。

現在總結一下。「分」字有兩個讀音，讀作 $fən^1$ 時必須寫作「分」。讀作 $fən^6$ 時可以寫作「分」，而作下列解時也可以寫作「份」：

1. 整體裏的一部，如「部份」。
2. 量詞，如「一份早餐」。
3. 用在年、月、省等字之後，表示劃分出來的部分，如「年份」、「月份」、「省份」。

因為身分證的「分」不屬於上面三個義項中的任何一項，所以只能寫作「分」，不能寫作「份」。

① 副標題是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特色之一。稽之往史，他們是有潛力創造一個新時代的。」小標題是「知識份子主導改變動向。」

② 見《香港時報》1989年3月3日。

③ 見《香港時報》1989年3月6日。

「孝」、「考」不可相混

陳建樑

五、六月正當父親節、母親節之際，街上商店貼出了招徠顧客的廣告，曾見有「父親節、表孝心」這一句話，其中「考」當為「孝」之誤，二字形體雖然相似，但字義不同，倘若錯寫為「表孝心」，或會引來不吉利的誤解。

「孝」字在甲骨文、金文中曾用作地名（如甲骨文中之「孝畺」）。但一般用作「孝道」、「孝順父母」的意思，古代文獻中對此義闡釋甚多。「孝」字本義早佚。學者多從人類學理論作推測，如經學家周予同便有「生殖器官崇拜」之說。不論其說確否，「考」字從甲骨文或從金文觀之，字形皆有《說文解字》所謂「子承老也」之義。如甲骨文「考」作 （前 2.2.6）、金文作 （《召鼎》），便有扶持老人之形（說詳《金文詁林》）。因此「表孝心」便當有表「善父母」之心的意思（此採用《大戴禮記》之說法）。

至於「考」字的解釋，《中華大字典》中便列出了二十六條之多，若加上引申之義，更不止此數。「考」字現代多作查究、核實之解，如說「考證」、

「考驗」、「考試」等，宋代便有一個負責審查官員，以備錄用的部門——考課院。除以上各種解釋外，「考」還有一個不大常見的用法，或可說是「考」字較「原始」的含義，便是對已死的父親的稱謂。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「生曰父、曰母、曰妻；死曰考、曰妣、曰嬪。」《尚書·舜典》亦言：「帝乃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」再檢閱其他有關文獻，父親在世，亦可稱為「考」。《爾雅·釋親》：「父曰考，母曰妣。」《蒼頡篇》：「考妣延年。」但後世「考」多作對亡父之稱，宋英宗即位，就曾有「皇伯」、「皇考」稱呼之爭；至今人墳前墓碑，亦有書「先考」之號，這個情況跟「朕」、「予一人」等本為自稱，其後演變成皇帝專用之情況頗為相似。

據以上所說，如把「父親節，表孝心」誤作「表考心」，並把「考」字理解成「亡父」，則父親節竟成了表達對亡父心意的日子，其性質儼然同於清明、重陽二節，豈不教人啼笑皆非？

「孝」、「考」二字古代音近義近（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考、老也」，孝則釋作「善事父母」），古籍中二字或可通用（于省吾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卷二釋「在宗載考」便說：「金文考、孝二字通用，……在猶于也。『在宗載考』，即載孝于宗，倒文以韻草。」）讀音上二字同屬古幽部，聲母皆為牙音，只有聲調不同（「孝」為陰去聲，「考」為陰上聲），二字雖不常混淆，但混淆時會使人誤解，是以要加倍小心。

「考」字還可寫作「攷」。據《說文》，「考」是老的意思，「攷」則為擊的意思，解釋不同，但二字皆以「耂」

為聲符，上古讀音當同，故《周禮》中「考」字多寫作「攷」。如果凡與「老」無關之意義，如查核、觀察之「考據」、「考察」等詞之「考」，皆寫成「攷」，而作「老」解時才寫作「考」，就可避免和「孝」字相混，不會出現「表考心」的笑話吧！

「說話」

張 雙 慶

漢語的詞匯以單音節和雙音節佔絕大多數。一般來說，古漢語以單音詞為主，現代漢語則以雙音詞佔優。唐宋以後，因為語音系統的簡化，同音字的大量出現，為了區別同音字，於是出現了詞匯雙音化的傾向。例如「意」、「益」這兩個字古不同音，但當「益」字的入聲讀法消失後，兩字都唸 yì，那便容易引起混亂。如果把它們分別構成「意思」、「利益」這兩個雙音詞，那麼同音詞的問題便可以解決了。因此某些詞在古代可以單用，到了近代必須以雙音詞的形式出現。例如「朋」、「友」在古代可以各自單用，但現代漢語「朋友」必須合在一起作為雙音詞使用。詞匯雙音化的趨勢，各個方言區有程度上的不同：北方話的音系簡單，雙音化的現象比較普遍；東南一帶的方言因為保留古音較多，音系複雜，雙音化的程度便較輕。例如「衫」、「屋」、「易」、「知」在粵方言中都可以單用，但在北方話中分別要說成「衣服」、「屋子」、「容易」、「知道」等。不過這種現象也有例外，就是說個別的詞在粵方言是雙音，現代漢語反而是單音。下面要討論的「說話」這個詞，就是一個好例子。